

那夜，月明时

路采森

风物与意

那夜，月正明。夜，是中秋夜；月，是中秋月。

家人，俱已进屋休息，我一个人，站在庭院中徘徊，兀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庭院很静，静得如昨夜午夜，那个甜美的梦。清凉的空气，在小院中流淌，淌过肌肤，留下一份沁凉的抚慰。篱笆上的扁豆花，散发出一种青涩的甜香；角落里，蟋蟀在唧唧地叫着，声音急促、伤感，彰显出一份扰人的生命紧迫感。

其实，草虫鸣秋，四季物语，本不该伤感什么的。伤感，自是人之多情，又于虫何事？可是，人，偏就会触物生情，偏就会触景生情，所以，这就是人。人与动物的区别，就在于人太过多情，因多情而爱，也因多情而恨，爱爱恨恨，复杂了情感，也丰富了人类，丰满了世界，使这个世界摇曳多姿，异彩纷呈。

静，庭院静，我心，亦静。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，我不想多虑，更不会妄思。我只想享受这个中秋月夜的宁静，在宁静中，以一份简单的遐想，抚慰我的疲劳，也许还有那略显浮躁的心。

月亮已然升高，升至半空之中。月很圆，月光很白。

举首望去，宛若银盘。只是，那“银盘”，是物象的银盘，也是时间的银盘、情感的银盘，乃至寄托的银盘。此时，该有多少人，在望着这团银月啊？

望了几千年，无数人，曾经望过，曾经望着。

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多么直白、简练的诗句啊，却道出了游子共同的心声和情感向往。所以，毛姆说：“最简单的，也许就是最简单的。”最深刻的道理，最复杂的情感，常常，就出现在最简单的表达之中。

简单，才是一种最完美的过程和结果。

庭院中，有一棵“百日红”，花红似火，一串串地开着。月光之下，那花，依旧红。只是红得不再如白日那般靓丽、明灿；月下的百日红，呈现出一种柔软的阴性之美，她静如处子，柔如流水，千万般的娇娆，此时，都凝聚成一份“娴静”，端端的，在这个中秋之夜，芬芳着自己。

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白日里，更多的人，也许只看到你容光焕发的一面，看到你光彩灿烂的一面，却不知，退却白日，进入晚间自己的私密空间，你也只是你，并且还是一个很简单的你：泡一杯茶，与家人聊聊天，或者台灯下，静静地翻几页书，又或者，干脆躺在床上，闭目闲思，想一点自己的心事儿。这个时候的你，不再锋芒锐利，不再意气昂扬，不再装腔作势，这个时候的你，就是月下的那串“百日红”，低首敛眉，静静地做回“自我”，在“自我”的心中，生命低调地芬芳、灿烂。

顺着月光，我望向庭院篱笆。

篱笆上爬满藤蔓类植物，诸如：扁豆、丝瓜、葫芦等。中秋时节，多数叶片依旧绿着，一些花朵，还串串开着，只是略显瘦弱罢了。此时，月光照在篱笆上，藤蔓植物的叶片上洋溢着湿润润的光，我知道，露水已经落下了。

忽然，就想到了《诗经·郑风·野有蔓草》中的诗句：“野有蔓草，白露瀼瀼。”觉得那“瀼瀼”二字，用的真正是好：清露垂垂，有湿度，亦有温度。

古人的好，就在这儿，极大程度地贴近自然，感受自然，然后表达自然。故而，每有表达，便就切中肯綮，不仅能表现物象之特征，还能传达表达者一份美好的心情。“野有蔓草，白露瀼瀼”，赤脚行走在沾满露水的蔓草上，牵牵连连的，全是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”的一往情深。

今晚，月很圆，月光很白。我在月下行走，汗漫地想着：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想着远方的人，想着曾经的事情、事物……在时间里，实现短暂的永恒。

举首望天，天空很蓝，月亮很大。

哎，不想了。回屋倚床，在这个中秋之夜，看“纸窗圆月上”的景象——相信，当有另一番美好吧。

坐在藏青曳地的卷帘窗前，抬眼看去一线蓝空过往流云，想起那年的中秋夜，一顶草帽罩在一张十岁少女的脸上，得把垂着的蓬散的草穗子拨开，方可玲珑望月。

我和弟弟十指相扣，在漫天的黑里往野外行走。白天给地里干活的母亲送饭时把盛饭的圆形铝盒落在了田埂上，得乘着月色去把它取回来。在那些年月里，这饭盒盛载着家里每一个外出人员的午餐，微温的米粒仿佛新孕育的希望，在等待正午到来的过程中，人便显出欢欣雀跃来。

那个月夜，因逢中秋，一年里不多的可以名正言顺把自己从土地上抽离出来的农人，早早地收了劳作。田野里都是静寂，萤火虫的光像漫山的繁星绕着我们前行。我想象着把它们都收藏到铝盒里，一铝盒的莹莹蓝光，会有瞬息目以流眄的恍惚。

那个夜晚，一个铝盒盛着锈色本《山海经》，开启了一个少女关于文学的第一次哲学思考。我开始默默地写作，为节约纸张，很多文字写在用过的作业本上。那一年的暮秋，我的第一次投稿得到了杂志编辑的回复，稿件被录用了，还得了五元钱的稿费。这笔稿费单被我悄悄藏在一本厚厚的杂志书页中，书页上似乎是一篇写战地爱情的文章，名为《摘星恋》。家里的书堆垒得过高，母亲便把它们都收进了一个壶状的藤编筐里，连同后来被磕得通体棱角的铝盒。

后来离家去城里读中学，我特意跟母亲提出要带走这个铝盒。我记得那五元的稿费当年是拿出来放了铝盒里的，但后来一直也没找着。我自小闲静少言，便也没和任何人分享过这个秘密。但那一年中秋夜里的云和圆月跟年少时的一些心事，都藏在了这个铝盒里。

回想我的整个中学时代，好像也都浓缩在了这个铝盒里。墙上挂着的日历，被我一张一张地撕下去，一年一年地往复，好像永无尽头的单程列车。而十岁那年的中秋夜，竟做了我写作人生的开场白。

八年之后的另一个中秋夜，我在船上，要过海去往江西读大学。当时的学校和专业都不是我喜欢的，在船上时，心情极郁闷，头也晕得发慌。因为第一次出远门，二哥特意向单位请了假送我。

夜里大家不睡，都跑到甲板上看海上明月。和我们一起赏月的一位中年男子，他胸前挂着一部相机，给周围的人都拍了照，并留了大家的地址，待照片洗好后给大家寄去。能在中秋节于同一艘船上相遇，大家都说是百年修来的缘分，也可谓为“天涯共此时”，能留个纪念总是好的。

我留了学校的地址。虽然直到大学毕业也没收到这个中秋夜的照片，但海上升起的圆月我是真切地存在了心底，那一晚，我的心境大抵与张九龄是有一点相类的。

再后来，我更多想起的，是那年在陶渊明故居过的中秋。

还是学生时代，我们的面孔都青涩。到九江后，买了一张地图。寻到历史上的浔阳郡西南的星子县，即陶渊明诗中的“桃花源”时，已近黄昏。往里行走，山坳狭长，山势平缓，路旁是一池一池的豆苗草蔬，兴许是比当年陶潜自己打理的要繁茂些。房舍灰而渐白，有一种苍茫的寥廓。

陶园静谧。两级台阶沿一四角亭穿亭而过，亭柱上有楹联：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我们在亭前沉默了许久，看远处由石头铺就的甬道，连着长廊，往南而至“洗墨池”。再往南，石阶

月朗星稀，明澈的月光如水般挥洒在天际。

那一年中秋时节，我们自驾行走在青藏高原上。中秋的高原，早已是五彩斑斓，仿佛打翻了的油彩，层层尽染，到处是油亮亮的色彩。在格尔木看要千年不倒的胡杨林，我们向着拉萨驶入。

中秋那一天，我们正好到达沱沱河。蜿蜒的青藏线，一路都是雪山相伴，也有整齐的军车，如长龙般执着前行。夕阳西下时，我们到达了沱沱河，这里是三江的源头。站在这里，沐着夕阳，你可以看得到三江之源，它们如同人的血脉，在夕阳中泛着微光，那种浩瀚壮阔之美，非语言能表达。

我们到达沱沱河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人住了沱沱河兵站。这是青藏线上诸多兵站的一个。我们从车里下来，早已被高反折磨得“七荤八素”，只感觉天旋地转。整齐的军营里，年轻的战士们还在操场上打篮球，个个生龙活虎。而那个指导员，则微笑着来和我们攀谈。他乐呵呵地说：“你们来得正巧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晚上我们有晚会呢，一起参加吧。”

高原上的中秋晚会，又恰在军营，我好奇极了。晚上，我坐在战士的队伍里，忍着头痛，去参加晚会。及至坐定，才看到那些年青的小战士嘴唇都有些发紫，

海天片羽

中秋弦歌

杨道

牵引，尽头便是陶潜的墓，一座简陋的素朴的坟冢。石碑旁是以石板镌刻的陶潜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后人用了六十三级台阶来祭与陶潜的六十三年尘世人生。

那一年的清秋，有雨，淅淅沥沥的，滴落在层叠着枯叶的台阶上。我想起陶潜的《停云》诗“蔼蔼停云，濛濛时雨”。虽然陶潜写的这雨是春雨，但这朦胧的境界与我们那天在他故居里遭遇的似乎并无二致。我们特意去学校门口的饭馆买了二两酒，我一直记得他的诗“有酒有酒，闲饮东窗”。时日愈久，读过的这些诗的情节似乎会更为具象化，与陶潜之间因为时空生就的疏离感渐渐地便消失了。尤其那天就在他的故居里读了《停云》全诗，对于他著写此诗时的情绪便也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。这场春雨最初给他带来了温馨，但随之牵起的记忆和联想却是田园外的离乱。因为他内心里其实是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。一场春雨让他暂时地隔绝了与世界的联系，然而，盘踞于他心头的仕与隐一直在他的内心里剧烈交战。他时而感伤时而诙谐：“人亦有言，日月于征。安得促席，说彼平生。”

这首诗的最后，陶潜语调变得高亢，以鸟声相和之象起兴，并在情调最为激烈的时候结束。这给我的阅读带来更多与作者相契的时机，并因此生出与之晤言的切望。

因为一场秋雨，我们在陶潜故居一直待到了天黑。我默默感受时光的流逝，仿佛看得见陶潜一个人在柴桑城的东郊外行走，在空濛的雨中，他与古代的哲人和悠远的历史发生了感应。

这个中秋，因为陶潜与一场雨，它几乎成为我之后这么多年所有关于这个节日的记忆底色。归隐后的陶潜并不常和宾客往来，他将自己的身心全部融化在自然之中，然后通过他的诗打开一个个



《碧海扬帆》(油画) 陈德雄 作

人生况味

高原上的中秋节

王南海

这是长年在高原的反应。而接待我们的那个指导员，旁边的战士告诉我他才三十多岁，可是我看他头发都有些白了，足足有四十多岁的样子。

晚会开始了，气氛非常热烈。主持人就是接待我们的指导员，一出口就妙语连珠。此时，高原的月亮格外大，格外美，已经悄悄地从天际爬上来。我们沐着月光，开始了晚会。第一个节目是歌配舞《红旗飘飘》。特别喜欢听这首歌，五星红旗，是我们心中永远的骄傲。此时，在高原的军队里听起来，似乎有了不同的意义。每个战士都随着曲调大声地唱着，充满了力量。

年年中秋，又是思乡季。一位年轻的战士唱了一首《望乡》。那曲调优美，

思想的窗口。他好酒，说“人亦有言，称心易足，挥兹一觞，陶然自乐。”大概在酒中他体验到真正的自由，因而，但凡见了酒，纵使和主人不认识，也可至醉而归。若是坐于他家院中喝酒，他先就对客人说：“醉欲眠，卿可去。”这样一种真性情，怕是世间再无二人了。

他有一张无弦琴。关于无弦琴的故事，《宋书》的陶渊明传里如是描述：潜不解音声，而蓄素琴一张，无弦，每有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

《宋书》里的这段文字给陶潜定了讷。这其实算得是一桩千古冤案，因为陶潜自己在《与子俨等疏》有句“弱龄寄事外，委怀在琴书。”后来的《自祭文》中，谈及生活日常，亦称“欣以素牍，和以七弦。”归田之后，他常说“悦亲戚之情话，乐琴书以消忧。”

陶潜的人生哲学，我是在那年中秋拜访他故居时才恍然明了的，在他居室里倚着南窗的桌面上，一块玻璃压着他的一句诗“形迹凭化柱，灵府长独闲。”生命于迁化中所经历的顺逆穷通之境，没人可以左右，唯有灵府是我们可以自己主宰的。

那个中秋的黄昏，我在陶潜故居层叠着落叶的甬道上作了很多思考。他说的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。”大概从那时起进入了我的灵府，生命中总有一块领地是悠闲且自由的。

我始终觉得这悠长的历史中，陶潜算是完美的。他没有太高的成就，除了一部薄薄的诗集和几篇散文，但他的生活一直是感性的，他一直就像是画中的人物，把浪漫主义与道家的闲散悠然揉成一体。他的诗如同他的生活一般朴素清新，就像是田埂上的青枯草。他是个智慧的老人。他的智慧不牵扯尘俗，他是在宽容的嘲弄中完成的，他使用他的智慧就像是他荷锄饮酒一样的自然轻松，毫不费力。

他是接近于终极美的一种人物。他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，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官吏的曾孙。他一生抱朴含真，一句“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，可乎？”，他便得了彭泽令；叹过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”后，他辞了职，写了《归去来兮辞》的名赋。晨里黄昏，他“怀良辰以孤往，或植杖而耘耔”。修剪伸过庭院的树枝，用头上的葛巾来浇灌，此等空间俗事，他一沾身，却似是田间弦歌，任是鸟儿掠过，也稍作停留，以和弦意。

想起他入白莲社前“攒眉而去”的坏坏一笑，便觉这样的智慧已若浑然。

诗路花语

月亮的节日

周仕华

月亮，从云层里站出来望见了故乡的山，故乡的森林和庄稼，洒下的清辉，笑容一样甜美。秋天的月亮最多情，含情脉脉的样子，是美女的脸。

走在故乡的田坎，一轮金黄的圆月挂上山梁上，压弯，沉甸甸的柿子树，夜半惊飞的鸟雀，袭扰了乡亲们的美梦，露水，将一串早起的脚印淋湿。

故乡的中秋节就是月饼节，小孩子啃着月饼，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千里共婵娟的诗句，更不明白什么是成年人才有的相思。

农历八月十五，一年中，月亮最圆最亮，是月亮过节时点燃的灯笼，有时候，月亮是一双眼睛，老是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故乡的老屋，笑盈盈。

临水的脚印，越踩越深

金步摇

等在泮河岸边，唯一的约会，用圆月弯刀，割清河边草，喂那只不安分的兔子。

夜清淡，河流和芦苇，都还醒着，中秋佳节，是个期限，满月即将清点，归客，衣彩飘飘，去或者留，答案未出，遥对适合抒情，这么近，只能去水里寻，合拢又散开的影。

拜过神，滑落的泪，都挂在了金桂上，那么卑微，那么娇艳，推着月轮，往水深处走，漫过银河，漫过长天，铺天盖地，漫过，长长久久的期待。

月容比人面，更清朗，仿佛从来都不曾有缺憾，仿佛佛的银辉，从来不曾轻笼过，某个熟悉而陌生的，名字。

临水的脚印，越踩越深，却被浪花一次又一次，抹平，请问明月几时，请问良宵几度，请问，你款款托出的月饼，是甜，还是咸。

尝一尝十五的滋味，与泮河的清波，对酒，午夜过后，将那个期限，容许得更长，更长。

雨人(外一首)

许起鹏

春风着意风驱物，夏雨含情雨海人。晨诵暮弦持学路，秋收冬赋赋耕莘。

夏壁

古村夹巷闲居处，乌漆斑斓石上花。暑热蒸红飞凤蝶，张枝易枝变权杖。

